



## 陈其恩与他的《石塘风情》

林作标/文

陈其恩先生的名字，在温岭海洋文化和非遗文化圈中，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陈其恩，1938年生于温岭石塘的一个渔村，山东大学水产系毕业，长期从事水产工作，并执着于温岭的海洋文化与民俗风情的研究，一生与渔村、渔业、渔民结下不解之缘。

石塘是一个典型的半岛镇，生态环境优美、海洋资源丰富、海洋捕捞量位居全省前列，是浙江省渔业重镇。石塘岛上闽南移民后裔居多，民俗风情浓郁，文化底蕴深厚，积淀着闽南文化的印痕，人们称石塘为“文化飞地”。陈其恩先生编著的《石塘风情》，就是在这块文化飞地中孕育而生的。他写的《石塘风情》内容五花八门，凡石塘之民风习俗、方言俚语、服饰饮食、节庆传说、人文景观、渔业生产、水产加工、海洋剪纸等内容，均收笔底，包罗万象，尽展渔区传统民俗之淳淳衍袭，是温岭海洋文化之百科全书。渔民称之为“活字典”，百读不厌，爱不释手。

《石塘风情》有其特色，内容涉及广泛，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所谓

广度，广到不少学科，诸如海洋渔业学、水产加工学、语言学、历史学、宗教学等；所谓深度，就是深入温岭石塘、松门渔村，深度了解民俗风情，挖掘整理和研究这些行将消逝或散落在渔村角落的文化遗产，深到渔船绳子打结方法、渔船窃语到柴爿码记忆，再到鱼鲞的加工规程，不愧是一名渔文化的行家。

陈其恩是松门白鲞加工技艺的传承人，曾是早时松门著名渔行“周德利”的制鲞工人。松门白鲞，有一套自成的加工技术，其之所以区别于普通黄鱼鲞，是因为从选料、剖鲞、腌鲞、洗鲞、晒鲞到贮存包装，每道工序都有严格的要求。陈其恩曾说过，以黄鱼鲞为例，剖鱼讲究厚薄均匀、刀口光滑、头壳完整，要做到石珠不落、鱼唇不破。完美剖一条黄鱼，好的制鲞师傅从落刀到收刀只需要短短几秒钟，动作是一气呵成的。其撰写的《松门白鲞加工技艺》一章，从鱼鲞的形状状态、食用价值、畅销各地到历史渊源，写得一字不漏，被编入了《温岭市渔业志》。陈其恩是松门白鲞的代表性人物，1955年曾在全省水产加工会议上介绍松门白鲞加工技艺。2009年6月，松门白鲞加工技艺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8年，陈其恩入选第五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松门白鲞传统加工技艺传承人。

他认真对待工作，也认真对待写作，更是认真对待石塘、松门渔村的点点滴滴。他对一些不太明白的东西，非要了解得一清二楚，走船头跑码头，用大量实地调查资料抒写，如果他没有对石塘、松门渔村深入的研究，没有对温岭渔区历史、渔区民俗文化的深入研究，是写不出这种味道的，这就是《石塘风情》地域性的特点和特色。《石塘风情》一书乡人评价甚高，也曾获得著名美术史论家、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王伯敏的肯定，称该书“写得好，有价值”。

《石塘风情》不仅给读者以知识和启发，还对研究了解温岭海洋文化及保护传承具有指导和促进作用。作为温岭海洋民俗学者，陈其恩先生从事温岭海洋文化的研究，历年有所。一册《石塘风情》在手，概览温岭东南的海洋文化，是不可多得的一部地方史。叙志记之所无，补史传之所缺，内容极其丰赡。该书补充了现代人鲜知或不知的温岭石塘渔村故事，这对温岭海洋文化和地方文化的研究，贡献也是巨大的，推陈出新，服务乡邦，造福桑梓。石塘传统文化得以不坠，正是因为在该领域内有伯乐，有骥骥！

陈其恩先生撰写这部专著，需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着一字空的精神，委实难能可贵！愿有志于乡土文化的爱好者，向陈其恩先生学习，多培一杯土，以报答根之情意。

时值初秋，陈先生却溘然长逝。今撰此文，以寄哀思。

## 远去的老农形象

江富军/文

我们生长于农村，对老农民太熟悉了。夏日，戴着凉帽，穿着补丁打补丁的衣服，皮肤黝黑粗糙。每日劳作，不是在田间做农事，就是在家中搞副业，再就是挑着担子做些小生意。还有就是有不良习惯，如抽烟，如爆粗口。

那时候过年，家家都会贴上年画，年画上宣传工农，画中的农民总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穿一件干净的衣褂，肩上扛着一把锄头，颈上还挂着一条毛巾，健步走向田间，田间会有黄灿灿的稻谷。这样的画贴在墙上，给年关增添喜气。

过年了，老农民们便从箱底取出好衣服，穿在身上添喜，新穿的衣服上总还有樟脑丸的香味。过年图吉利，老农民也没粗口了，如画中人文明起来。

那时，农村放电影不多，样板戏《龙江颂》中的农民形象也意气风发的，浩然小说中也有高大全式的农民。而在我们眼中，他们便是我们的未来，是理想化的农民。当时没有高考，除了从军外，做个好农民，扎根农村一辈子革命就是我们认定的命。

后来，高考恢复了，我居然考上了大学，鲤鱼跳龙门，接触到好多在当时我们看来是高干子弟、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子弟的同学，听他们描述各种生活、各样人物，谈古论今，上通天文、下达地理，眼界大开。不久就进入了八十年代，我们同学在阅览室里看到了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被镇住了。大家都说：真实的老人就是这样的。这一点我们农村学生最有发言权，那古铜色皮肤上有汗滴与深深的皱纹，双手端碗，更震撼人的是目光与表情，好像突然发现你在看他，欲说什么又木讷了，像在乞求什么，又像是自言自语，饱经沧桑又不哀怨。

奇怪的是，耳朵上夹着一支圆珠笔。据说是表示新社会新农民追求知识，不损坏工农形象。老师介绍说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有经验有水平的城市同学们滔滔不绝，谈现实主义批判、乡土写实等，也结合当时的伤痕文学进行评论。班级中我年龄最小，加上我本身不懂绘画，听得云里雾里的。我们的认识很简单，生活中很少见老农民耳朵夹笔的（常见木匠为划线方便夹扁笔于耳后）。

文学理论千条万项，真善美，真是基础。片面拔高的风气就需要纠正。其实老农还有更多的优缺点。他们做小买卖时会斤斤计较，有时贪一些公家的小便宜，也节俭，有好吃的总省给孩子，也胆小怕事，而在卖公粮时总会抡着扁担高声吆喝。他们是这样一些矛盾的集合，而质朴、勤劳是他们的底色。

年画上的理想化老农，生活中真实的父辈老农，罗中立油画《父亲》里的老农，都为我认识乡村进而认识社会打开了一扇窗。从八十年代开始到新世纪，农民阶层逐渐缩小，改革开放后，青年们再也不愿意困在家乡，他们走南闯北，打工经商，追求财富，改变命运。但是，国家以粮为纲，农田是不能抛荒的。于是，农忙时节，乡村田野上总见一些老农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坚守着土地。每每此时，我想起罗中立的《父亲》，更是理解了画家的深意，仿佛找到了历史内涵。

出门打工者叫农民工，这个非工非农的特殊称呼让他们找不到归属，就像他们在城市努力创建大厦又无法承受高房价一样讽刺。回到家的青年们大部分办企业经商，也有的继续务农，如今也成了老农，只是耕作方式大不相同，也用不着穿补丁打补丁的衣服。

如今，我们已经完成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华丽转身。传统的老农形象渐成历史，中华复兴、乡村振兴无疑会带来更美好的生活，而罗中立笔下《父亲》那样的老农怕难复原了。我很想把记忆中的农民写出来，却力不从心。看到电视剧中的农民形象，真不敢恭维，拍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却找不到那个时代的真实氛围。我举个例子，当时，我们这里几乎所有农民都有肩茧，是挑担留下的，赤膊时即见，层层脱皮，右边比左边的厚，因为挑担大部分用右肩。这是大可作为细节来呈现的，还有挑担时用肩垫，或在肩膀处多打补丁。但据我所见，影视中的农民赤膊时的两肩还是平平的，光滑的，也没有了《父亲》画笔下的眼神，那种深度呈现老农内心的表情。电视剧在唯美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们用现实的唯美需要来图解老农，图解历史，呈现出来的是消费对象，这与高大全表达老农一样是滑稽的。正如现在的抗战剧一样，按照我们过把瘾的需要来描述战争，且谍战中的情报人员，是拒绝美女帅哥的，越平常的人越能隐蔽，而我们片子中的情报员个个靓丽生动，吸引眼球，真让人哭笑不得。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违背真实，艺术生命是不长久的。罗中立的《父亲》让我求真。查百度可知，有人提议重画《父亲》，去掉耳朵夹圆珠笔的细节，但反对的声音很有道理：

圆珠笔这个小小细节是那个时代抹不去的标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细节深刻地诠释了油画《父亲》本身产生的历史，成了《父亲》的胎记。油画《父亲》所承载的东西是不可能重写重画的。《父亲》一旦诞生了，它就属于历史了。

## 书蒙尘

谢汝平/文

书蒙尘是令人痛心的。一是很久没有读书了，没有亲近这个可以信赖的朋友；二是人懒了，或病了，要不就是艰辛奔波出了远门，连卫生都来不及打扫。

既然不读书，当初买它干嘛？灰尘都看不下去了，想要安慰，却不料弄巧成拙，让书本也心生懒意，百无聊赖中竟连伸个懒腰抖落灰尘都不愿，真让人怜惜。当手指触摸到书本，封面印上清晰的指纹，那是令人非常不爽的事情，仿佛脏了的不是书，而是自己的心灵。

那些灰尘，也是求上进的灰尘吗？毕竟，不是所有灰尘都有机会黏附到书本上。最残酷的灰尘，在古代边关的疆场上，被北风劲吹不算什么，被马蹄踏伤不算什么，要是被战士鲜红的血液染红，就成了永远的伤痛。最卑微的灰尘在如今的工地上，汗流浃背的身体穿着看不出颜色和布纹的工作服，脸上都是被汗水濡湿的灰尘，只剩疲惫的眼睛在闪着不屈的光芒。最尊贵的灰尘应该在皇宫里，其实那不是普通灰尘该去的地方，那里等级森严，防卫严密，不管是人还是灰尘，因为皇权的重压，都体会不到生活的乐趣。最文雅的灰尘，当然在书房，迎着早晨崭新的阳光，听着主人琅琅的读书声，灰尘也会心情大好，间或也能背诵几

段。

那些灰尘，莫非就是所谓的红尘？相信灰尘与灰尘也有美好的爱情，也有亲密的家庭，也需要恋爱结婚生子来延续灰尘的生命传承。相信书本上的灰尘，也是才子佳人的偶遇，也是剑客游侠的江湖，也是贩夫走卒的市井，也是贫苦农民的田间地头。动人的故事在书里，爱恨情仇表达在文字，喜怒哀乐在读书人的脸上，也在灰尘们丰富的表情中。人生过去最终化为尘土，喜爱读书的人还会飘来书房，生命是否轮回并不重要，只需将爱书的情怀保留。灰尘的数量远远大于人类，也比脆弱的人类更加坚强，相信不管到了哪一天，即使人类消失，灰尘仍在，只不知灰尘所钟爱的书本是否还在，能否有谁读得懂？

那些灰尘，在人捧书就读以后，被突然驱散。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跌落的灰尘们要重寻稳妥的落脚处，尽管曾力求上进，但宿命似不可违，最终落得尘归尘，土归土。但即便这样又如何，不管怎样低贱渺小，也曾是读过书长过见识的灰尘。失去了表面的灰尘，书本露出崭新的本色，像久居深宫的美人，面露欣喜也难掩心中委屈。也许，书蒙尘就像皇妃失宠，背地里也有一出出争宠宫斗的好戏，只是无法换成票房或收视率，亦甚可惜。

灰尘积攒得多了，会不会完全蒙住书本，使书本像埋在土里的种子？如果要达到这种境况，实非一时一日之功，可能要几辈人都不动书本。这样蒙在厚厚尘土中的书，文字还是那些文字，思想还是那些思想，总有一天会萌发新芽，或许能长出什么新的东西也未可知。

## 在坞八年

刘小兵/文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菁菁校园流转的人。此时此刻，我就是这样一名流水兵，流转人了。

怎能忘记？2013年7月26日，那个充满暑热的上午，带着调令，我驾驶着车来坞根中学报到。当时坞根岭隧道整修，我必须调整路线，翻越蒋山，风尘仆仆地开到坞根中学。是的，八年前，我是风尘仆仆地来；八年后，我一尘不染地走。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茫茫人海，滚滚红尘，个人在时间流里，绝无回响。

可是，在坞八年，穿山赴水，教人交心，种因得果，无疑是我在职业生涯中重要的八年。不惑之年入坞，快知天命出坞，在这片红色土地上，我深受鼓舞倍感激励，不堕于思，不耽于言，不止于行。坞根山水陶醉我，我为山水写赞歌。每一个早晨，我被

花溪水唤醒，于是提笔作《春光洗心》：水洗皮肤语洗心，春光烂漫人事顺。无数个黄昏，我循着大塘，探访湿地，情郁于心而不能抑，于是自不量力作《坞根赋》：

花坞水根，湿地漫漫；三山一海，虎踞龙蟠；海上牧场，广袤富饶；红色故里，文武恒昌。

在坞八年，踏实做自己。我本赣人，当年意气风发，赴浙求职，不料就此扎根，成家立业。不管身处何地，身兼何职，我还是原来的我，尽力做自己：为人处世，戒多言，戒忿怒。见微知著，推己及人；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不患得失，不偏亲疏；有缺点，及时改；做错事，敢担责。教书育人，戒骄躁，去虚妄。立教有本，躬行为原；知物由学，格物致知。量力量才，尽心尽责；教者自救，学者成学，师生和合，教学相长。读书作文，戒浮滑，去雕饰。知天命，顺自然；记忆衰退，惟有日进，方能不遗；手笔拙

笨，惟有惯写，方能不损。公文之外，必撰小文，无问优劣，自娱常乐。在坞八年，务实做工作。八年来自不量力作《坞根赋》：

晨起暮寝，课间巡视，尽量在场，督促学生起床，管好学生的课间秩序，我想以自己的行为影响师生，热爱教育，热爱学习。因为我相信，教育本身就是一次次的遇见，遇见一所学校，遇见一群老师，遇见一大批学生。

为了这些遇见，我们必须构想，必须亲历，然后知甘苦，懂得失，会取舍。

在坞八年，为教师点赞，为教育发声。记得在全镇教师大会上，我上台发肺腑之言：

我为坞根教师感动。

今天到场的教师，有刚刚踏上坞根这块热土新入职的教师，也有像我这样在坞根工作七八年或者十年的中青年教师，更有一直以来扎根老

区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老教师，正是由于我们的默默坚守、谆谆教导，正是由于我们的一颗红心、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坞根学子才能从这里走向远方。今天，在这个光荣时刻，我们应该向自己致敬。利用文化礼堂驻堂讲师身份，我为老区教育振兴鼓舞士气：

教育振兴，需要内部发力，也要巧借外力，联合联动，才能顺势而上。在各级领导特别是坞根乡贤联谊会的鼎力支持下，自2018年起，连续四年重奖师生100多万元，这无疑是坞根教育振兴的兴奋剂，催生坞根教育人的昂扬斗志。我们以此为契机，继续加大教育振兴计划实施力度，主要从支教、奖教方面着手，拓宽老区师资补充渠道，保障老区教育可持续发展。

入坞出坞。对错暂交花溪水，冲刷为斑驳清影；苦乐且对花溪花，绚烂成莞尔笑靥。流年周转，如今踏上新的工作岗位，转身之处，常有风景。不是吗？丹崖山，我来了。